

# 歷史上的 開封一賜樂業教清真寺

• 張倩紅

在北宋皇帝「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的恩准下，猶太人便在開封定居，並建立了一賜樂業教清真寺，成為古老的希伯來文化與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相互接觸、相互影響、最終走向自然融合的歷史見證。

猶太會堂是猶太人進行集體宗教活動和研讀經書的場所，「會堂」一詞的希伯來語為bethaknesset，原意為「會議之所」。會堂出現的確切年代尚難斷定，但一般認為最早大約在公元三世紀前後。會堂作為大流散時期猶太人精神生活的中心，對維繫本民族的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共同情感等方面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古代進入中國的猶太人也不例外，他們在這塊遠離反猶氣息的東方樂土上安身立命，並建立了自己的會堂。但由於世事的變遷、民族的融合，杭州等地的猶太會堂早已成為過眼煙雲，而且在史籍中未留下任何印迹，只有開封的一賜樂業教清真寺在中西方史料中論述較多、記載較詳，並引起了國外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宗教學家、都市人類學家的濃厚興趣。它不僅僅是中國古代猶太人歷史足跡的縮影，而且亦成為古老的希伯來文化與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相互接觸、相互影響、最終走向自然融合的歷史見證。

## 一 建寺

猶太人經過長途旅行來到開封後，在北宋皇帝「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sup>①</sup>的恩准下，便在此定居。他們稱自己的宗教為天教、古教或一賜樂業教<sup>②</sup>，稱自己為「一賜樂業教人」。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之後，開封猶太人便建立了自己的會堂——一賜樂業教清真寺。

關於建寺的年代，在開封猶太人留下的石碑刻文中均有記載。明弘治二年（1489）的《重建清真寺記》碑記載：

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列微（利未）五思達（波斯語“Oustad”即「掌教」）領掌其教，俺都喇（波斯語，指受理建築房屋之職稱）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東南，四至三十五杖。

明正德七年（1512）的《尊崇道經寺記》碑記載：

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剎也，以為尊崇是經之所。

清康熙二年(1663)的《重建清真寺記碑·碑陰題名》記載：

清真寺之修，始於宋孝隆興元年，迄今已數百年於茲矣。雖數經變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滄桑之後，寺基圯壞。

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開封一賜樂業教清真寺始建於宋孝宗隆興元年，即1163年。此時開封已落入金人之手，這一年按金人紀年為金世宗大定三年，而開封猶太人仍使用宋的正朔。寺院座落的地點是土市字街(今開封市東司門十字街附近)。

開封猶太人把自己的會堂命名為「清真寺」，並給「清真」二字賦予了新的涵意，即「然道必本於清真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真者，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sup>③</sup>。眾所周知，「清真寺」是中國伊斯蘭教禮拜寺別名，猶太人如此命名是否有仿效他人之意呢？據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魏千志先生的考據，「清真」一詞的原意為「純潔質樸」，本與宗教無涉，如李白《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中所言：「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魏先生認為<sup>④</sup>：

據今所知，最早用「清真」一詞來稱呼自己宗教的，是中國的猶太人。……中國伊斯蘭教開始使用「清真」一詞的時間，不論是就全國範圍來說，還是就開封地區來說，都較中國「一賜樂業」教為晚。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伊斯蘭教之稱作清真，是因襲他人而來。

恰恰相反，中國伊斯蘭教後來稱作「清真」教，完全是其自身名稱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只要我們看一看中國伊斯蘭教早期的禮拜寺名稱——「清淨寺」、「真教寺」，我們就會自然地得出結論，這「清真寺」的名稱完全是由先前的名稱演化而來的。所以在賦予「清真」一詞以宗教上的含義方面，中國伊斯蘭教眾同樣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建寺之後，開封猶太會堂一直稱「清真寺」。明正德年間(1506-21)也許是為了區別於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曾一度改稱「尊崇道經寺」，清朝(1368-1644)初年又恢復舊稱，俗名禮拜寺。長期以來，一賜樂業教清真寺一直是教眾禮拜、誦經、禱告、舉行宗教禮儀的地方，它的興盛衰落成為開封猶太社團滄桑浮沉的歷史縮影。

## 二 修葺

由於開封地勢低窪，歷史上屢遭水災，再加上年代久遠，自然破落，開封一賜樂業教清真寺曾多次毀壞。為了支撐這一聖地，猶太人曾多次集資修復。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六月二十四日，當著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神父第一次會見來自開封府的猶太人代表艾孝廉(艾田)<sup>⑤</sup>時，對方就告訴他說<sup>⑥</sup>：

在他老家的城裏還有十至十二戶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偉的猶太會堂，他們最近剛花了一萬多金子把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還說在這座教堂裏極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傳下來的卷軸形式的《摩西五經》，即《舊約》頭五卷。

「清真寺」是中國伊斯蘭教禮拜寺別名，猶太人以此為自己的會堂命名，是否有仿效他人之意呢？據魏千志先生的考據，「清真」一詞的原意為「純潔質樸」，本與宗教無涉，而最早用「清真」一詞來稱呼自己宗教的，是中國的猶太人。

一賜樂業教清真寺每重建一次，漢化的色彩就增添了幾分。如第二次修復時，寺中建起了大明皇帝牌位，清代又建起了「大清萬歲龍樓」，供奉「皇帝萬萬歲」的牌位。又如，康熙二年重修時，竟以石獅鎮邪，這純粹是漢族的建築習俗。

據開封猶太人留下的碑刻文獻記載，從1163-1688年間，他們曾經12次修葺或重建了一賜樂業教清真寺，詳見下表。

一賜樂業教清真寺每重建一次，漢化的色彩就增添了幾分。如第二次修復時，寺中建起了大明皇帝牌位，清代又建起了「大清萬歲龍樓」，供奉「皇帝萬萬歲」的牌位。寺內還附設趙氏祠堂，供奉祖先牌位，這在猶太歷史上是不曾允許的事。又如，康熙二年(1663)重修時，竟以石獅鎮邪，這純粹是漢族的建築習俗。

從資料中看，開封一賜樂業教清真寺包括教祖殿、聖祖殿、尊經龕、北經堂、南經堂等建築，但對具體的方位、布局均缺乏記載，多虧康熙年間由法籍神甫孟正氣(Père J. Domenge,

1666-1735)繪製的平面圖，使後人對此有了直觀的印象(見頁113)。

孟正氣是著名的耶穌會士，他曾於1717年、1719年、1721年、1722年多次來開封。孟正氣在開封逗留期間，對開封猶太人的經書及信仰狀況進行了詳細的了解。當時，這些人自稱為「藍帽回回」以區別於戴白帽的回教徒，他們對本教的教法已比較陌生，並相信靈魂轉世說。但一賜樂業教清真寺尚保存完好，孟正氣費了大量功夫，為清真寺繪製了兩幅線條圖，一為寺的全景，一為寺的內觀。這兩幅圖成了研究開封一賜樂業教清真寺的最為珍貴的資料，否則，「當時存於開封的那個長達700年之久的『禮拜寺』究竟是甚麼樣子後人就沒法想像」<sup>⑦</sup>。借助於這幅圖，後人對康熙六十年(1721)前

開封猶太社團歷次修葺或重建清真寺年表

次	朝代	帝	年號	年	公元	原因	附註
1	金 (南宋)	世宗 (孝)	大定 (隆興)	3 (1)	1163		始建
2	元	世祖	至元	16	1279		定名「古剎清真寺」
3	明	成祖	永樂	19	1421	周定王令修葺	諒用官帑
4	明	英宗	正統	10	1445		
5	明	英宗	天順	5	1461	河水淹沒之後	
6	明	憲宗	成化	?	?		始增建藏經殿
7	明	孝宗	弘治	2	1489		有碑記
8	明	武宗	正德	7	1512		改名「尊崇道經寺」 有碑記
9	清	世祖	順治	10	1653	河水淹沒之後	
10	清	聖祖	康熙	2	1663		仍名「清真寺」 有碑記
11	清	聖祖	康熙	18	1679		有「祠堂述古碑記」
12	清	聖祖	康熙	27	1688		新增楹聯甚多

資料來源：徐新、凌繼堯：《猶太百科全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709。

後開封一賜樂業清真寺的結構、風格及寺內設置有了直觀的了解。

一賜樂業教清真寺不同於西方式的猶太會堂，而是具有波斯遺風的壇廟建築。整個建築為長方形的東西向院落（中間廟宇為南北向），東西長約107米，南北寬約76.6米，面積約8,196平方米。院門向東，自臨街門至正門，為一南北縱寬的空場，寺周圍有高大的圍牆。進正門至二門為第一進院，迎門為一座約4.6米高的牌樓，上書「敬天祝國」四個大字，南北廂房，為焚修住室，大門左右有花牆，門內有甬道通至二門。二門以西為第二進院，院落很大。迎門大殿為前殿，殿前有月台石欄，頗為壯觀，並有石獅左右相對。院中有牌坊，南北豎二碑亭，亭中立有明、清三碑（明弘治二年〔1489〕的《重建清真寺記》碑和正德七年〔1512〕的《尊崇道經寺記》碑嵌合為一，共立在一碑亭裏）。前殿旁南北廂房為誦經堂（亦名講堂），講堂後面為廚房；前殿左右東向者為教祖（亞伯拉罕）和聖祖（摩西）殿。前殿至後殿有走廊相通。後殿縱深宏闊，雕梁畫棟，兩壁皆透雕明窗。內設摩西椅、尊經龕與「萬歲龍樓」，珍貴的13部《道經》即珍藏於此。開封猶太人給前殿與後殿的命名也頗具中國色彩，前殿為「至清殿」，後殿為「至教堂」，而且在殿內布置了許多儒學味極濃的對聯，有的出自猶太名人之手，如至清殿的窗旁掛着一幅文林郎宜良令趙映斗所題的對聯，內容為：

識得天地君親師不遠道德正路，  
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聖賢源頭。

從而體現了希伯來文化與儒家文化的自然融合，反映了開封猶太知識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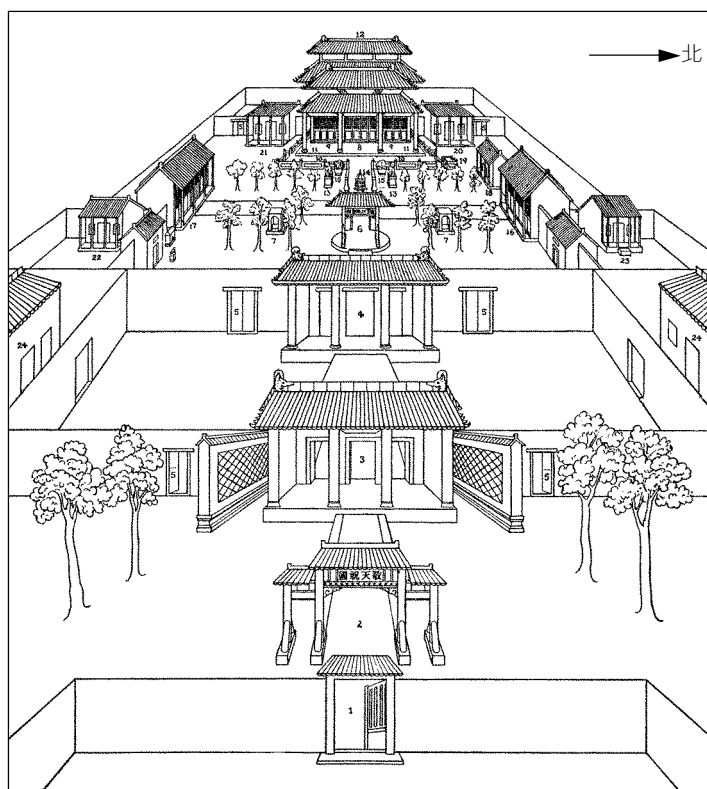
為適應中國社會而對一賜樂業教所進行的改革。

### 三 衰敗

隨着開封猶太社團自然漢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族人的宗教信仰日趨淡薄，清真寺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自康熙年間以後，開封猶太人再也沒有修復過清真寺。1850年，當「倫敦猶太人布道會」(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 派遣中國信徒邱天生和蔣榮基來開封調查時，他們發現，清真寺位於「火神廟」的西南角，外形很像一座中國廟宇，當時已破舊不堪。一些居住在清真寺附近的猶太人已開始拆下清真寺的木頭、磚瓦出賣，用以餬口。1866年2月17日，美國傳教士丁韜良 (W. A. P. Martin) 訪問開封時，清

自康熙年間以後，開封猶太人再也沒有修復過清真寺。1850年，當「倫敦猶太人布道會」派遣中國信徒邱天生和蔣榮基來開封調查時，他們發現，清真寺已破舊不堪。一些居住在清真寺附近的猶太人已開始拆下清真寺的木頭、磚瓦出賣，用以餬口。

孟正氣手繪開封一賜樂業教清真寺圖



1912年，加拿大聖公會第一任會督懷特通過開封猶太裔趙允、艾鴻浩等以1,300元的價錢購買了清真寺遺址及其遺址上的附屬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弘治碑和正德碑，還有一塊《趙氏祠堂述古碑記》。正當懷特準備把古碑啟運國外之際，開封群情激奮，輿論大嘩，有關當局也出面干涉。

真寺已成一片廢墟，僅有一塊約1.8米高的石碑（弘治碑）立在污水池旁邊。丁躉良在致紐約《猶太時報》（*Jewish Times*）的信中呼籲道：「重建猶太堂，對於那些行將消失的猶太遺民是非常必要的，這將提供一個聯繫他們的中心。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能挽救他們免遭消亡之災。」

1909年，加拿大聖公會第一任會督懷特（William C. White）作為河南教區的第一位主教進入開封。從此，他利用職務之便，收集了有關開封猶太人問題的詳細資料與珍貴文物，然後將之運往加拿大，存放於「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1912年，懷特通過開封猶太裔趙允中、艾鴻浩等以1,300元的價錢購買了清真寺遺址及其遺址上的附屬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弘治碑和正德碑，還有一塊《趙氏祠堂述古碑記》。正當懷特準備把古碑啟運國外之際，開封群情激奮，輿論大嘩，有關當局也出面干涉。最後，懷特與時經訓等中國代表協商，同意將弘治、正德兩碑立在中華聖公會三一教堂院內，建亭保護，永遠不得外運，並答應給中國學者提供研究此碑文之方便。此二碑及《趙氏祠堂述古碑記》在文化大革命中均被移交到開封市博物館妥善保存。

一賜樂業教清真寺的廢棄，標誌着開封猶太社團的存在已成為歷史。在社團全然消失的情況下，開封猶太裔的民族意識並未立刻泯滅。例如，1850年，一位猶太裔在寫給駐廈門領事黎頓（Temple H. Layton）先生的信中寫道<sup>⑥</sup>：

從早到晚，我們淚流滿面地燒香祈禱，但願我們的宗教能重新興盛。……面對這一切（即清真寺的被毀），我們內心傷痛，一直渴望着能修復清真

寺，並委派掌教進行管理，但貧窮的現實，只能使我們的願望束之高閣。

布朗（David A. Brown）在1932年訪問開封後也說，幾小時的會晤表明，開封猶太後裔對恢復一賜樂業教清真寺及建立猶太學校報以熱烈的響應。不可否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開封猶太後裔曾把恢復民族信仰的希望寄託在外國傳教士的身上。事實上，宗教上與文化上的自然融合，也是社會發展的合理結果，這是任何外界因素都難以改變的。

### 註釋

- ① 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碑》碑文，此碑現存開封市博物館。
- ② 「一賜樂業」為古代開封猶太人對希伯來文Yisyāē（即以色列）的音譯。
- ③ 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記》碑碑文。
- ④ 魏千志：〈中國古代猶太人的歷史貢獻〉，《史學月刊》，1995年第3期。
- ⑤ 孝廉為明清兩代舉人的別稱，一般認為，會見利瑪竇的艾孝廉即為艾田。
- ⑥ 利瑪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十一章。
- ⑦ 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頁161。
- ⑧ William C. White, *Chinese Jews*, vol. 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6), 86.

張倩紅 1963年生。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現在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曾在《世界歷史》、《二十一世紀》、《思與言》（台灣）等刊物上發表猶太史論文20餘篇。